



人間義氣

「義勇傾三國」的關羽，在千年的時光中，封神稱聖。
關公，與其被稱為「神」，不如說代言一種「精神」：中國所獨有的「義」。
英文詞典中，「義」，沒有對應的單詞。

忠誠、氣節，激揚人間之義，凝聚一種無堅不摧的力量：
立於天地，無所畏懼的浩然正氣。
從而，關羽，不再只是關公，
是現代人心中一赤誠待人、重情重諾的精神。

[貴賓優惠典藏] 2012年7月1日至9月30日，
台灣心賞卡貴賓可享下列優惠典藏價：
「大義雲天」優惠典藏價NT\$ 75,000，原價NT\$ 89,800。
「威震山河」優惠典藏價NT\$ 101,800，原價NT\$ 122,480。
自2012年10月1日起恢復原價，
非心賞卡貴賓可享有原價典藏機會。

琉璃工房VIP「心賞卡」會員申請及優惠詳情，歡迎洽詢藝廊服務人員



威震山河
25.7×16.3×38.7 cm
全球限量：298 件



大義雲天
17.4×22.5×26.5 cm
全球限量：350 件



全球的服務 永遠的琉璃工房
Worldwide Service Forever LIULIGONGFANG
www.liuli.com e-mail: twservice@liuli.com

台灣
www.liuli.com
e-mail: twservice@liuli.com
客服專線：0800-060-085

United States
www.liuliusa.com
tel: 909-861-0288
LIULIGONGFANG (U.S.A.) INC.
1440 Bridgegate Dr. Suite 380
Diamond Bar, CA 91765

LIULI TMSK

琉璃藝術

44 | August 2012



歐洲工作室玻璃大師：歐文·亦許

Master of Studio Glass : Erwin Eisch

張毅V.S.魏德聖、楊惠姍V.S.李烈

四個電影人的築夢人生

將進酒第二章—醉風華

四個電影人的築夢人生

「台灣新電影三十而立」論壇

攝影／林福明
圖片提供／A-hha

向台灣新電影的三十年深深致敬！

台北電影節以「台灣新電影30而立」為主題，邀請兩代電影工作者：張毅V.S.魏德聖，楊惠姍V.S.李烈，進行跨時代的對話，向大眾分享電影工作的價值與夢想。



魏德聖與張毅。

時 間：2012年7月8日「跨世代追夢人」論壇

主持人：胡幼鳳／台北電影節總監

與談人：張 毅／金馬獎及亞太影展最佳導演、琉璃工房創辦人

魏德聖／《海角七號》、《賽德克·巴萊》導演

電影是血淋淋的賭博

胡幼鳳：今天的與談人第一位是張毅導演，亞太電影獎的得獎者、同時也是琉璃工房、A-hha數位動畫的創辦人，即使離開電影25年依然沒有忘情於電影；魏德聖導演，由《海角七號》起家，而之後的《賽德克·巴萊》則是創立了新記錄。大家都可以看到這兩位花時間努力實踐的夢，台灣要做電影夢，還需要政府與企業的幫助。先請兩位談一下進入電影圈的第一份工作？

張毅：其實在正式進入電影圈之前，我是害怕這個行業的。因為在我的家庭教育裡，認為那些每天在路邊拍電影吃便當的人是沒有文化的。當我父親知道他的兒子去念電影科時，幾乎只差沒有脫離父子關係，在那個時代，大家認為做電影是「王八戲子吹鼓手」，連李行李導演對他的行業本質也是懷疑的。

對電影的熱情大概從5、6歲就開始，只要一聽到有電影可看，連飯都吃不下，之後進了世新電影科，在矛盾的情結下，我不敢去做電影，怕父親趕出家門，卻非正式的開始寫劇本以及參與電影工作。寫過很多不掛名的劇本，直到「光陰的故事」，陶德辰說如果不接這四分之一的導演，這部片就拍不成了，因為這樣才真正進入電影界。

魏德聖：我是非電影科系出身，當時留在台北一直想進入電影界，因為電影對我來講是很高尚的，想著只要能進入相關的影視行業也可以，電影當然最好。第一份算是電影工作的竟是一部三級片的場記，一個工作天是40個小時領一千塊錢，只領十天的錢卻工作了一個月，當時很想放棄，很痛苦，覺得自己跟一群流氓在工作，回家再怎麼慘也不會是這樣，非常諷刺吧，真正入行了我卻想離開。之後有機會加入楊德昌導演的劇組，才發現：哇！還是有清流的！拍電影的不是都像流氓黑道，還是真正有一群人在努力為電影奮鬥。

胡幼鳳：兩位都很執著於自己的工作，很熱情的追求夢想，電影對你的意義是什麼？魅力為何？能让你執著不悔，願意一直走下去。

張毅：當年我在世新電影科同屆的同學約有130多位，只有兩三位是很嚴肅地在看待電影這



張毅在台灣新電影時期於拍攝現場的紀錄照片。

個行業。當時的我很熱愛電影，但並不完全清楚電影的本質是什麼，只知道它在講故事，燈黑了，你看見銀幕亮起來，你走過別人的生命；燈亮了，你走出戲院，發現自己的生命裡多了些什麼。

當時的世新電影科主任羅學濂，擁有電影的國際觀與經營理念，他要求將美國加州大學（UCLA）的教育體系搬到世新，陳耀圻老師也在當時進入世新電影科任教。在一門「基本習作」課程中，同學們三個人拿一個8釐米的攝影機，每一周都要拍出一段片子，在老師的帶領下進行討論。陳耀圻老師的風範、人格知識，讓我了解電影還能有這樣體面的可能性，因此決定進入電影這一行。直到今天陳老師都還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引導。

在學習電影、長期摸索的過程中，有些體會，當你觀看西方電影時，你可以感受到西方社會裡一些約定俗成的文化，但是在我們的電影裡面看不到中華文化，五千年的文化在哪裡，在生活裡，在電影裡，都看不到。假使這些受歡迎的電影代表著今天的文化，對於我們的未來有沒有更大的助力？我們能不能做的更多？

如果從這個角度，我們在找文化的定義。第一，文化重不重要？Samuel P. Huntington談到的文化，他比較在1960年代，也就是30年前，加納跟南韓各項經濟數字是極相似的，但是今天的南韓已是全球第14大經濟體，加納卻還是當年的加納。從南韓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文化的影響力是非常巨大。

第二，文化是種態度，是種信仰。有了文化，這個社會才會強大。如果我們同意這是事實，那振奮人心的部分在哪？我特別去拜訪前副總統蕭萬長，請教政府幾十年來怎麼看待文化產業？整個中央做了哪些努力？他透露當年拜會韓國總統金大中時，金大中曾告知南韓面臨金融風暴時，國際聯貸借給韓國六百億美金纾困的那天，韓國舉國視之為國恥日，金大中並下定決心要振興韓國文化，讓文化振奮人心，對於韓國的文創產業的今日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力。而我們的文化，對於這個社會，到底有沒有助力？我們的努力在哪裡？

魏德聖：電影是文化還是娛樂？我對於電影的期待是更大的，很多時候我們為了土地的價值或經濟的價值去犧牲掉一些東西，變成精神層面的不滿足；在乎物質，忽略了心理層面的滿足。對一個走進戲院的觀眾，一部電影的價值不只是兩個小時的娛樂，它能滿足心理上的匱乏，可以是五十年、一百年的影響。

而所謂的藝術或是商業電影，只是不同角度的思考，不該是對於一個作品的單一評論。例如《海角七號》在台很賣座，就有人說它太娛樂，在大陸賣得不够好，就有人說太藝術，但事實上它是應是能兼具娛樂與藝術的。





A-hha動畫團隊在製作中的《3D黑屁股》，故事中的小男孩居住在一個新舊市容相交的大城市裡。
(圖片提供／A-hha)

台灣電影真的重生！？台灣動畫真的已死！？

胡幼鳳：電影帶給你們精神層面的滿足，兩位也都是很稱職的追夢人。在實踐理想的過程中，是否有遇過什麼艱難，以及實現夢想的過程中帶給你們的快樂？

張毅：電影是橫跨產業和文化的有趣集合體，電影工作對我而言，最現實的問題是經營。導演面對創意市場行銷、面對電影、面對製片，是跌跌撞撞的走過來，沒人教你，只能自己走。當我看現在的魏德聖有切身的體認，他自己要看資金的運作問題，拍片途中，三不五時就有人跟他說，導演我們沒錢了，又要面對後製行銷的問題，等於是三頭煎熬，我們對於現在的電影導演是有虧欠的。

魏德聖：我不會講辛苦這件事，老實說我覺得自己算幸運，雖然過程中很多事情很辛苦，但遇到很好的工作團隊，大家不離不棄地挺你，這種很美好的台灣團隊精神，正是我愛電影的原因之一。我們每天思考台灣電影的未來，思考如何積極引進好萊塢的技術跟專業的同時，更應該想的是將這樣的美好精神保留延續下去。



流浪街頭的小狗「黑屁股」。
(圖片提供／A-hha)

胡幼鳳：張毅導演你花了十多年做電影動畫，大家都知道台灣的數位動畫還在發展中，可不可以請你談一下現在《黑屁股》的計畫。

張毅：每一個導演到最終目的、真正關心的，都不是個人作為「導演」的欲望。楊德昌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再三地強調「志氣」兩字，所謂志氣可以從很多層面來談。我在電影工作10年，琉璃工房25年，時常悲觀的覺得，我們的這一代，是最後一代，假如我們都同意文化對社會的意義，我們文化經營的決心在哪裡？

在文化成熟的國家，如法國，他們在面對美國的速食文化、電子書的入侵，都有相當嚴格的控管法規，以保護法國飲食文化、書籍文化。如果

文化是值得被尊重的，我們能給兩歲的孩子看什麼樣的數位動畫？是喜羊羊大灰狼嗎？當我們想告訴孩子關於三國演義的故事，我們能夠期待皮克斯Pixar創造出一個真正的關公嗎？這個問題沒有答案。

我們都關心溫飽以及物質，但不關心兩三歲的小孩心靈的狀態。我不斷在想，文化種子是我們給的嗎？是我們擷取的嗎？當我們陰錯陽差地接觸到數位動畫，我看到這個傳播媒材未來的可行性和重要性，當孩子還小的時候，動畫所講述的故事能在下一代心中種下文化的種子。之前粗拍的2D黑屁股，我們最好的觀眾是一個三歲的小孩，孩子每天看一遍，邊看邊流眼淚，對於生命的觀點從此種在他心底。我知道沒有人管這件事，但我不能不做，很多人都勸我，張毅，留點錢做棺材本吧，棺材本很重要，但是良心更重要。

胡幼鳳：請問魏導對於政府的政策補助有何看法？是否有對文化部影視局的建言？

魏德聖：政府能給的資源就這麼大，為什麼不想辦法把資源弄更大呢？其實我要的是可以完成這件事情的資金，但是我不要補助，它可以變成投資。希望政府把補助變成投資，輸贏大家可以一起承擔，如果有成功，資金可以回收，獲利再去投資其他人。



張毅：學習是很重要的，即使對一個政府的文化的政策，我都覺得我們不用憑空去想像。我們有太多學習的對象，像是韓國，這麼多可學習的經驗，根據這些經驗提出我們相應的措施，至少不要讓魏導這樣的導演受到這麼大的挫折。

觀眾提問：請張導演分享關於電影行銷的經驗。

張毅：我們必須先面對這個世代新媒體的爆發，每個人都有輪到說話的發言權，以前的教育要人謙虛，但做為大眾電影的傳播，如果行銷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你就是要說話，從學校開始就應該訓練如何說話，告訴別人你是誰。在世新時羅學濂主任曾在製片學的第一堂課說過，除非你是超級厲害的導演，你是不可能賣給美國人他們熟悉的東西，那如何讓他們買你的東西，就是要賣你的民族風格。

觀眾提問：今年是特別的一年，台灣新電影30年，琉璃工房25年，你覺得完成了自己的夢想了嗎？

張毅：琉璃工房25年，最後我沒有辦法給這個團隊做一個定義，琉璃工房走到現在，跟過去電影的淵源是什麼，我只好說「誠意」，誠意是用最誠懇的心來面對自己，面對過去、面對未來。我不認為自己的夢想實現了，台灣新電影三十而立，我反而覺得哀矜莫喜，還有很多問題，電影專業人員的培養、民族意識的喚起……，未來的路還很長。

胡幼鳳：我們也期待更有魄力的文化政策改革者，創造更好的文化產業的改變，做好文化建設的工作，給予他們更多空間與更好的環境創作出更好的電影。

小男孩與小狗「黑屁股」相遇在一個下著滂沱大雨的夜晚。
(圖片提供／A-hha)





李烈與楊惠姍。

時 間：2012年7月8日「新女性與新電影」論壇

主持人：蕭菊貞／《白鴿計畫—台灣新電影20年回顧》導演、
大愛電視戲劇部經理

與談人：楊惠姍／金馬獎及亞太影展最佳女主角、琉璃工房創辦人
李 烈／知名演員、電影製作人

走向成功

沒有倥倖！沒有捷徑！

蕭菊貞：從70年代至今，兩位都是在螢光幕前讓我們印象非常深刻的大明星，現在的她們，一個是傑出的電影幕後製片人、一位是享譽國際的琉璃藝術家，請惠姍談談從過去的电影演員到現在的琉璃藝術家，請問您現在如何看待「楊惠姍」？

楊惠姍：當我走到不同階段，遇到什麼機緣，我就接受當下的機緣，全心全意的投入，以做完為唯一目標，電影是這樣，琉璃更是這樣。回歸事情的本質，是很純粹、很單純的，過程中身體的勞累是一定的，但心理不會，套一句張毅說的話：相信你就看的到，而不是你作了，才相信你看的到。很多事情都從零開始，琉璃工房一路走來，許多事情都是秉持這個信念。

蕭菊貞：成功不是憑空掉下來的，背後一定有很多辛苦的過程，李烈也是一樣，過去70、80年代的玉女電影紅星，到現在的電影製片，當她得到年度最佳電影工作者獎，她在台上的那種激動，請您聊聊現在對「李烈」的看法？

李烈：能走到今天我充滿了感恩，從無到有，從不懂到慢慢學習，充滿艱辛和各種狀況，但慶幸身邊有很多人幫助我，他們都是我一路上的老師。我的事業是到50歲才走到一條大家覺得順遂的路，它帶給我的快樂和成就很難形容，但最重要是因為我很喜歡，所以你不會在意這個工作有多辛苦，就是去做，真的想做的事情，你不會有任何理由或藉口來逃避。惠姍也就是這種個性，她要做就要最完美，她當演員時是這樣，後來她做琉璃工房，這個女人有多瘋，有多不顧一切，其實很正常，就是我認識的楊惠姍。



論壇中，主持人談起在台灣新電影時期前，
楊惠姍與李烈曾於1980年合拍過一部電影，即為「博多夜船」。

蕭菊貞：回溯70年代是台灣電影產量最大的時候，楊惠姍橫跨商業電影到新電影時期，跟新電影導演合作，您怎麼看待當時台灣電影的改變？

楊惠姍：台灣新電影時期的新銳導演，算是第一批真正的學院派，很景仰這些新銳導演。雖然我拍了很多所謂的社會寫實片、商業片，但對一個演員來說，我並沒有特別去區分，不計較製作成本，而是去演好每一個角色，每一部電影都有可學習之處。我很榮幸與張毅合作了三部台灣新電影，讓我學習到不同的觀念和製作方式。

在那個年代，我曾經最高記錄曾同時軋11部戲、一年最多拍到22部戲，當時電影環境未上軌道，演員必須自己張羅所有的東西，我的後車箱什麼東西都有，在匱乏的環境之下，反而能激發人的潛能，逼你去思考、去學習，服裝、化妝全靠自己，練就十項全能的工夫。現在的環境，你要什麼就有什麼，所以你就不太去思考了。尤其李烈現在做製片，在那個時候受到了很好的訓練，應該也很有幫助。

李烈：製片的功能就是解決問題，製片最不怕的就是問題。而世界上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楊惠姍：世界上也沒有一定要解決的問題。

蕭菊貞：一眨眼30年，李烈你的角色變成電影幕後工作者，電影製片，一個重要的掌舵者，你如何看這樣的電影環境？

李烈：我其實有點擔心，拍《岡男孩》的時候，有點初生之犢的心態，因為我喜歡劇本就奮不顧身做了，《艋舺》是因為覺得台灣電影沉寂了一段時間，要死而復生必須靠商業電影去刺激市場，才有復甦的可能，所以《艋舺》充滿了各種商業元素，但這兩三年來，大家因為急著想拍賺錢的電影，台灣電影開始而走向一條狹隘的路，就是完全商業導向，製片一窩蜂為了討好觀眾，在劇本中放了许多噱頭，卻完全沒有故事、沒有靈魂的電影元素。商業導向沒有錯，但我一直期待台灣電影可以走向百花齊放，什麼樣的片子都有它的市場。電影的本質是一個好看的故事，給觀眾一個好看的故事，觀眾就會想看，不要再猜觀眾想看什麼，要想，我們要給觀眾什麼故事？做電影是件快樂的事，電影沒有保證一定賺錢的，我只是想做快樂的事。

觀眾提問：對於想從事電影的後輩的建議。

李烈：只有一句話：「Just Do it，做就是了！」

楊惠姍：當碰到問題時就找答案再繼續做！工作不分性別，人做的事不區分男女性別，性別不重要，做的好不好比較重要。

蕭菊貞：回答簡短且中肯，兩位的談話都在傳遞這樣的訊息，如果你真的想做，做就對了。我們今天的論壇，超越女性，超越電影，而是真正生命熱情的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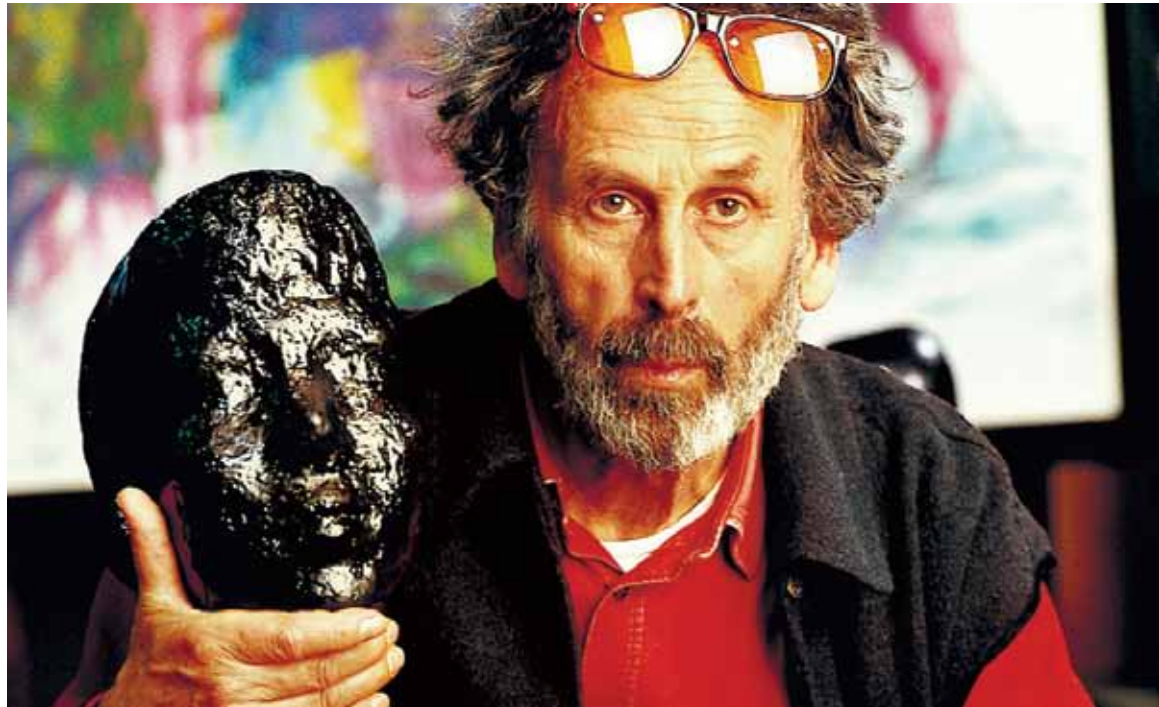
歐洲工作室玻璃大師——歐文·亦許

Master of Studio Glass: Erwin Eisch

美國康寧玻璃博物館特展

文／吳沙、黃阡卉
圖片提供／康寧玻璃博物館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為慶祝美國工作室玻璃運動50周年，
2012年3月15日到2013年2月3日，
美國紐約康寧玻璃博物館特別舉辦
玻璃藝術大師——歐文·亦許（Erwin Eisch）作品展。



歐洲工作室玻璃運動的先驅——歐文·亦許（Erwin Eisch）。

歐文·亦許1927年出生於德國，是歐洲玻璃工作室的創始人之一，他突破傳統的琉璃創作對美國工作室玻璃運動形成的關鍵時期有著極重要的影響，他與美國玻璃藝術先驅哈維·利特頓（Harvey K. Littleton）的友誼，即是歐洲與美國工作室玻璃藝術家的重要聯繫。

創作的自由探索

在康寧博物館中擔任現代玻璃藝術館長的Tina Oldknow如此形容：「歐文·亦許是最早摒棄實用功能性，進行琉璃創作的藝術家之一，他的創作方式啟發了美國工作室玻璃創始人哈維·利特頓的創作。亦許的作品所探索的是人類的情感與精神狀態，他將自然流動的、富有強烈情感的、粗曠的……各種不同元素，融合表現在人類的形體之中。」

（左）美國工作室玻璃運動的先驅：哈維·利特頓（Harvey K. Littleton），
與歐文·亦許是一生的至交好友，
兩人更成為歐洲與美國工作室玻璃藝術家的重要聯繫



此次展覽的展品包括器皿和雕塑共22件，均為康寧博物館的收藏品，範圍涵蓋歐文·亦許1964年到2004年共四十年的藝術生涯。

啟發藝術生命的朋友

1962年，哈維·利特頓和多米尼克·拉比諾（Dominick Labino）領導的兩個玻璃工作室，讓琉璃成為藝術創作的材質和表現形式，強調藝術家既是設計師也是製作者，這是美國工作室玻璃運動的開始。

這年夏天，利特頓巡遊歐洲的玻璃工作室，在德國見到了歐文·亦許的作品，這種完全自由的創作帶給他極大的震撼，「我的頭像是被人用槌子狠狠地敲了一記！」他說，「我看到亦許的作品就完全明白，他所做的事情正是我要去做的——不需要任何理由，以琉璃隨心所欲地創造出你所想的東西。功能性似乎變得可有可無，那是完全的自由……」而後，兩人成為至交好友和永遠的工作夥伴，作為美國和歐洲工作室玻璃運動的先驅，他們都鼓勵年輕藝術家使用琉璃進行藝術創作。

1967年，歐文·亦許前往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在利特頓的工作室裡擔任客座教授，與利特頓和他的學生們一起進行創作。此次的會面交流為兩位藝術家開啟了創作的黃金時期，其中最經典即是本次展覽的主要作品，亦許以利特頓為原型，所創作的「Eight Heads of Harvey Littleton (1976)」系列。

八個頭像展現出哈維·利特頓性格中的各種面向，我們看到哈維作為紳士、詩人、教師、Frauenau人（德國Frauenau小鎮——歐文·亦許的家鄉）、工人，甚至是頭痛、脆弱時的樣貌，但最有代表性的，還是頭像所展現出的利特頓精神。作為亦許和利特頓共同的信念，在「教師利特頓」頭像的嘴邊有一個氣泡框，上面寫著哈維·利特頓眾所周知而有爭議的名言：「Technique is cheap（技術不值錢）」。



歐文·亦許向哈維·利特頓的致敬之作「Eight Heads of Harvey Littleton (1976)」，其中的「教師利特頓」頭像。



歐文·亦許向哈維·利特頓的致敬之作，「Eight Heads of Harvey Littleton (1976)」。
Collection of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歌頌人性的靈魂樂

在向利特頓致敬的頭像之後，人物頭像成為歐文·亦許最主要的雕塑創作主題，其中包括許多自塑像，以及對他有影響力的人物頭像，如東方的佛像、二十世紀現代藝術代表藝術家畢卡索。

1964年，亦許首次參觀康寧玻璃博物館，見到了博物館首任館長Tom Buechner。其後，於1982年，在華盛頓州的Pilchuck Glass School玻璃學校，兩人再次見面，開始建立他們的長久友誼。展覽中最新的雕塑作品是2004年創作的頭像「Tom Buechner: Inward Gaze」中刻著「Open Mind (開放思想)」，這可能是亦許對他的最高讚美。

對於藝術，亦許強調人文主義和創作的自然直覺，他認為藝術創作源自內心。對於琉璃創作，亦許以他一貫的樣子提倡「個性」，他直言：「琉璃藝術不能倒退到實用主義和完美主義的1920年代。工作室玻璃要反映出獨一無二的個性，反映整個人類。」1960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初期，亦許的雕塑以表現人體和人體局部為主，作品大多沒有命名，代表作品之一「hand」尺寸相當大，高達67.5 公分，象徵了突破創新和人性的彰顯。

歐文·亦許對於現代藝術的影響

歐文·亦許自由地使用琉璃材質，為了表達意境，完全不顧及功能。幾個世紀以來，琉璃以它的純淨來模仿無色水晶，以及其它寶石、半寶石的美麗奢華，琉璃最有特點的是透明和光線折射。但亦許對這些



「Buddha's Inner Smile (1982)」
高：50.9 cm，寬：21.4 cm
Collection of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Tom Buechner: Inward Gaze (2004)」
高：60 cm，寬：20 cm，直徑：27 cm
Collection of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Hand (1968)」
高：67.5 cm，寬：19.7 cm，直徑：16.5 cm
Collection of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Telefon (1971)」
高：15 cm，寬：17.5 cm，直徑：20.2 cm
Collection of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沒有興趣，他更喜歡表現神秘、探索、發掘、情感。

亦許的琉璃作品對美國藝術家來說最重要的影響之一，是深暗的色彩和不透明的裝飾，他有意識地摒棄傳統推崇的琉璃特色。他認為透明是膚淺的美，他更愛有挑戰性的美，讓「完美」的琉璃變得不完美，以此表現體驗的全部。例如一具金色的電話，形狀扭曲而卡通化，表現出大師的幽默感，也說明了他與玻璃的複雜情感，對他來說，無色透明的玻璃完全沒有吸引力。

其琉璃作品有著強烈的表現主義特徵，與德國表現主義相聯繫，有民俗文化的元素，有對不定形藝術有著隱約的懷舊，以及對卡通式幽默和誇飾的興趣，如現代的Pop和Funk藝術。對所有這些風格的認識，亦許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觀點和表現方式：個人主義、人文主義、打破傳統觀念。由此突破傳統工藝的界線，進行當代藝術的創作。

對美國和歐洲的藝術家來說，歐文·亦許關於藝術創作以及人性的觀點與他的作品同樣重要。亦許的言論至今都充滿啟迪，他的創作激動人心。

歐洲工作室玻璃大師——歐文·亦許

Master of Studio Glass: Erwin Eisch

地點：康寧玻璃博物館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地址：One Museum Way,
Corning, NY 14830

展期：即日起～2013/2/3

網址：www.cmog.org

「Self-Portrait (2002)」
高：49 cm，寬：23 cm，直徑：30 cm。
Collection of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沒有土地哪有花

——關於台灣工藝師和他們的創作

淡水工作室裡，
多位工藝師們都是從完全不認識琉璃為何物開始，
每一天用手去觸碰、操作累積學習。
也曾充滿挫折，受過傷、想放棄，
這些考驗卻沒讓他們停下來，
十多年經過，一件件琉璃作品在他們的手中完成，
每一件都注入了工藝師的情感，成為他們在琉璃路上的最佳記錄。



沁東為作品過粗鐵盤，把切完餘料的底部磨平，定出作品的水平。

「我把握我所能做的每一個當下，做好它。」

李沁東，研磨工藝師，負責切割鑄口、過粗鐵盤與中鐵盤，2002年10月加入琉璃工房，資歷10年。剛拆下石膏模的琉璃作品，必須先裁掉底部的鑄口料，再進行研磨，切割時，切刀必須加水當介質，而琉璃遇水更滑，加上原本既有的重量，更難抓牢，得用更大的力量才能穩住作品，出刀切割。而餘料的切割只發生在數十秒之內，非常短，不能有任何失誤，否則作品立刻在快速轉動下飛出切割台。碎裂在地上算是最無大礙，危險的是，發生的瞬間，工作者往往閃避不及，作品飛出去的同時被銳利的鑄口割傷，嚴重得休養上好幾個月。

他的手指上有一道疤，是切鑄口料時留下的，現在回憶起來還心有餘悸，「真的要非常、非常專心，在出刀切割的那一刻，稍有分心，鑄口就滑出去，直覺伸手要去接，一塊肉馬上被削掉，鮮血一股一股不停冒出來，當場止都止不住。」在工作之外，只能在攀岩場裡找到他，「切割和攀岩很像，必須絕對專注。」



在開始細修之前，伶姊從不同角度檢視「台灣百合」需要細修的地方。

「細修是我做得最棒的！」

林姿伶，研磨工藝師，負責細修作品，2000年7月加入琉璃工房，資歷12年。她喜歡做菜，還樂於分享，常在家裡做了幾道好菜，全都帶到工作室請伙伴享用。很難想像她曾在進工房的第三天就想放棄，「我從來都沒做過琉璃，覺得不適合自己，所以才老是做不好，修不出來。後來想，既然已經來了，至少要把當時正在做的工作做好。沒想到一留，就做到現在，已經是第十二年。」

伙伴笑說她內在是個小辣椒，對自己要求很高，一拿起細修筆就變得一絲不苟，再小的瑕疵都想辦法要修掉。「拿到作品要先拿起來看有沒有裂，裂掉就不行。沒有的話再檢查玻璃珠、石膏粒、收縮、蠟棒、凹陷、餘料……。不管什麼細修的問題，都會自己先想辦法解決。」伶姐現在再談到細修，和初進工房時完全不同，「每一件作品都要細心做，好像在照顧它們。有時候會想自己好像是美容師在保養它，修到最後，修到完整，修到好。完成的時候，非常有成就感。」



沒有土地哪有花系列作品
「春探桃花源-水仙」

「拋光在作品跟人之間，是一種無形的，微妙的互動。」

張弘杰，研磨工藝師，負責研磨、拋光，2001年7月加入琉璃工房，資歷11年。喜歡工作室像個大家庭，大家互相努力完成事情。常辦活動和伙伴一起出遊，是工作室裡帶頭遊樂的點子王。

他說：「做研磨要靈活。因為拋光和其他工序不同，只會減，不會加。如果少了應該有的一點點厚度，就算只有0.1公分，也只能整件報廢。」拋光是點亮整件作品生命的靈魂，打磨拋光時，要在羊毛布輪中加水，藉水帶動，羊毛快速掃過琉璃表面，把表面擦出光滑的亮度，晶瑩透亮。但如果拋的時間或水量沒控制好，水太少，布輪易過熱，拉力瞬間變大，作品很容易被拖著走，要反應很快，否則不只作品被捲入碎裂，手也會跟著遭殃。「能掌握作品的時候，自然知道要注意的細節在哪裡，不管轉任何角度或是怎麼去打磨，作品到手上好像會和自己融為一體，產生互動的感覺。」

也因為是最後一個工序，清洗乾淨的剎那，在光線下整個作品的光滑剔透，真的會令人驚艷，看到前面所有人的努力，那是另一種成就感。

「我已經做了十一年了，現在還是覺得很喜歡。」

古瑞玲，品質檢驗師，負責作品品檢與鑄刻簽名，2001年7月加入琉璃工房，資歷11年。她常笑說自己最大的優點也是最大的缺點，完美主義。

性格使然，對事物凡事要求精準，作過細修，看得比別人更周全。「我一定從大範圍開始看，再看細節。拿到作品，拋光面和底部要先看，主要看完整度，不能有一絲刮傷或是亮度不均。再看細修，如果還有可以再多修一點的筆觸，我都會親自拿回去再請伙伴修過。」即使不是做雕塑或繪畫，卻擁有和藝術家一樣挑剔的眼光，反覆的檢視，也是為了琉璃的完美，「因為每一次簽下刻號，都是一個承諾，親自用手簽下，而不是貼標籤，也是代表我們對作品的看重。」

工房的工藝師伙伴們即使早已是琉璃工藝中優秀的工作者，他們還是每一日繼續如此做著，生命的學習永不停止。



弘杰為作品過砂布帶，將銳利的邊緣倒角。



品檢燈光下，瑞玲專注地檢視細修拋光完成的作品。

夏有涼風來

花藝設計／奚遠緣 文／黃阡卉 攝影／林福明



坐臥樹蔭下，
默默靜心涼，
萬般雜念 乘風遠去
只留
眼前一片綠。

琉璃作品：春探桃花源—鵲

應用花材：毛杜鵑（杜鵑又名滿山紅、映山紅、躑躅）

花語：美好、憧憬、吉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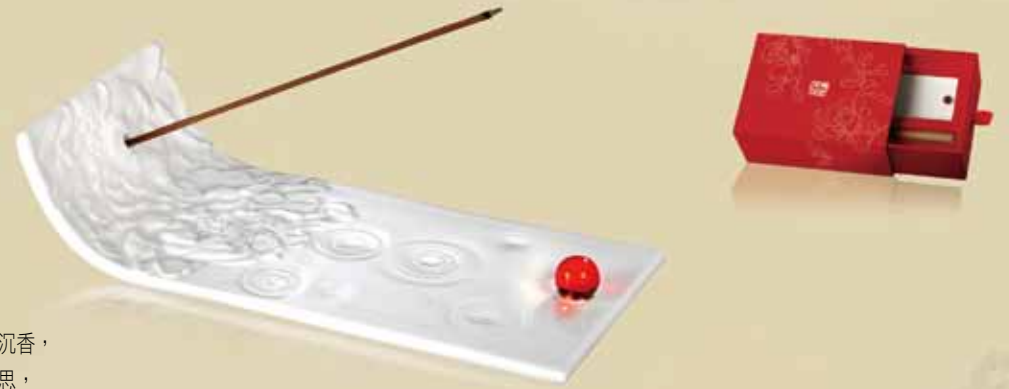
設計概念：

- ・炎夏消暑。
- ・移景造蔭、觀樹心靜。

經驗分享：

- ・「插花」的概念，不一定要有花朵，才是插花；單插木本或草本植物，也是插花。
- ・插作之前，請先仔細欣賞器物之美。
- ・中國插花首重意趣，將人文思想溶入花木神態之架構中，能與花器相互對話，就能插好一盆花。

2012年中秋， 琉璃工房誠奉「花開牡丹香」香盤



品香知雅意

深沉而富有詩意的沉香，
輕煙漫，聞，看，思，
浮華淨，沉，靜，安，
心平靜和，調心、調性。
心靈的舒緩與悠遊，是琉璃工房獻上的祝福。

2012年8月24日至9月30日中秋活動期間，凡單次典藏作品達NT\$ 12,000及以上，奉上「花開牡丹香」沉香套組壹件，贈禮件數依此額度累計，上限五件。

喜迎25週年・感恩有您



8.1-8.31 直營藝廊銀禧同慶 滿額贈禮

活動期間凡於敦南、松菸、台中國際藝廊
單次典藏作品達NT\$ 5,000及以上，
奉上NT\$ 500貴賓禮券壹張。

(依此限額累計，單筆贈送上限兩百張，貴賓禮券僅於下列藝廊適用，限下一筆消費時使用，折抵上限為單筆典藏金額50%，扣抵金額不再列入禮券兌換活動累計。)

活動地點

本活動僅於下列琉璃工房藝廊舉辦，歡迎蒞臨參觀。
台北敦南藝廊 (02)2701-3165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346號1樓
台北松菸藝廊 (02)2766-5608 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133號
台中國際藝廊 (04)2325-6918 台中市南興街229號1樓



醉風華

琉璃工房2012中秋禮讚
將進酒 — 醉風華

2001年，「將進酒第一章—古風六品」，
首開華人工藝品入選奧斯卡頒獎典禮禮品先河，
向世人呈現中華琉璃之美。

Intoxicating Resplendence

2012年，琉璃工房獻上「將進酒第二章—醉風華」，
且以龍、鳳、饕餮、漩渦圖騰的精雕細琢，
以及梅、蘭、竹、菊的君子誠意，
邀古今、天地、知己，詩酒當歌，
共飲醉風華。

LIULIGONGFANG



飛出幽暗與靜寂

文／劉亦蟬
參考書籍／《海倫·凱勒自傳》（志文出版社）、《假如給我三天光明》（風信子文化）。
本文圖片來自網路。



海倫·凱勒（Helen keller）1880-1968，
集聾盲啞三重殘疾，努力不懈地學會閱讀、說話及完成大學學業，
一生致力改善身障者的生活與教育環境。

如果奇蹟出現，讓眼盲的海倫·凱勒重拾三天光明，她想看見什麼？

擁有光明的第一天，我要看摯愛的家人好友，捕捉小嬰兒純真無邪的美，凝視熱情頑皮小狗們的忠實眼神，牢牢記著他們的樣子及豐厚的內心。

第二天是一趟對自然、歷史及藝術的仰慕之行。我將黎明視為大自然的奇蹟，這一天要帶著敬畏心情迎接晨曦，等待曙光喚醒睡夢中的大地。曾聽人說，歷史與藝術比起商業發展，因不受重視，如同黑夜世界。所以我想透過博物館裡展示的藝術精華，劇場的戲劇演出，探觸人類藏在宗教、神話、生活裡的深層靈魂，感受文化藝術所展現的美好精神。

最後一天，前往繁忙的紐約，一個擁有文化百態的地方。走入城市每處角落，高樓大廈、公園、街頭、工廠、河岸、貧民窟，不論何種景象，我都要以明亮的眼睛注視這一切，若視而不見，等於關閉了心房與思考。

若每個人一生中會罹患幾天的聾盲病，那是一種幸福

三天結束了，相信所有美好的想像，都會長留海倫·凱勒心中，因為奇蹟從未降臨。「有時候，我非常渴望看見所有東西，當僅憑觸覺就能獲取許多快樂，更期待親眼所見的美妙。」對於擁有正常視覺、聽覺，卻將看跟聽視為理所當然的人，海倫不免感嘆，「在光明的世界裡，眼睛及耳朵竟然只是便利工具，而不是用來豐富我們生命中的感動。或許曾經失去光明，讓人更珍惜視覺；失去聽力，使人更喜愛聲音。」

十九個月大時，一場突如其來的高燒，她的眼睛從此看不到任何東西，耳朵聽不見任何聲音。她依稀記得，「有一天睜開眼睛，發現眼前一片漆黑，周圍冷冷清清，我像被噩夢驚醒，不停哭泣。」無聲與黑暗變成海倫·凱勒的新世界。

蘇利文老師來自貧窮破碎的家庭，年幼罹患眼疾，經過治療，處於半盲狀態。她傾盡所有的愛心，陪伴海倫跨過人生各種困境，就像太陽照亮海倫黑暗的世界。



左圖：貝爾博士對於聾啞教育相當熱心，在蘇利文老師出現之前，他即時常提供海倫必要的協助，是海倫認識最久、感情最深厚的忘年之交。

右圖：「被驅離羅馬，只是住在羅馬境外而已。」這是海倫·凱勒學習上的座右銘。她雖不能走在知識的康莊大道，但依然在人跡罕見的小路前行；憑藉信心與毅力，終於通過哈佛大學的入學考試，前往知識的殿堂。



海倫·凱勒觸摸嘴唇形狀、喉嚨顫動及臉部表情，了解談話者的說話內容。

我的靈魂被喚醒，得到光明、快樂跟自由

「老師來到我家的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初次見面，蘇利文老師送海倫一個洋娃娃，並在她手掌上拼寫「doll」，「這個動作讓我對手指遊戲產生興趣，一學會這個字，我興奮的都漲紅了臉。」從此以後，她整天興致盎然的觸摸各種東西，當清水從她手中流過，「water」一字讓海倫體會到語言的奧妙；當她在老師的懷抱裡感到溫暖與甜蜜，「love」這個字使海倫體會抽象的心靈感動。「我終於知道，萬物都有名字，它們似乎都充滿生命，我開始以新奇的眼光看待每樣東西。」

蘇利文老師在教導海倫的過程中，除了耐心，更以遊戲的方式幫助海倫學習。「上生物課，我會直接到森林中，實際觸摸青蛙、蟋蟀、紫羅蘭或蘋果；上地理課，我觸摸老師製作的立體地圖，認識高山、河谷、赤道、城市、島嶼的樣子；觸摸化石時，順道聽老師講解遠古時代各種猛獸的生活情景。就這樣，我從生命本身汲取知識。」

老師讓海倫了解生命中充滿愛與驚喜，每個事物都有美好之處，她說：「我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事物與才能，都是蘇利文老師帶給我的。」毫無疑問的，「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

世界不再只有黑暗與寂靜

海倫·凱勒的心充滿熱情，好奇世界的樣子。知識的學習以外，會到海邊感受浪花的波動；到尼加拉瓜瀑布感覺空氣中的涼意；參觀博物館，用雙手觸摸每件展品；到劇院欣賞歌劇，與演員聊天，觸摸戲服；划船、騎馬、玩雪仗……。她積極參與多姿多采的世界，沒讓自己站在孤獨的門內。

從事公益是她最大的心願。在海倫的思考裡，讓盲人學習一技之長及統整盲文系統，才能真正幫助盲胞。為了引起輿論重視，她開始投稿報章雜誌，大幅討論盲人問題；為了爭取福利團體的支持，私下努力練習演講技巧，透過各種公開場合，讓弱勢問題廣為注意。為了鼓舞同為不幸的人，同意電影公司將她的故事拍成電影，並親自演出。



海倫·凱勒參觀在紐約舉辦的波斯藝術展（Exhibition of Persian Art），以雙手觸摸藝術品。



海倫·凱勒不為殘疾所困，一生從事公益，幫助盲胞及統整盲文系統，擁有美好的幸福人生。

為了幫蘇利文老師儲蓄養老金，曾經加入雜耍劇團表演。這個決定曾經惹出非議，有人批評她，「急於出名不擇手段」，更多熱心的人苦勸她不要投入娛樂圈；海倫坦然面對這些聲音，她清楚自己的計畫，認為表演內容並不低俗，「蘇利文老師演講教育我的方式後，由我作自我介紹，最後接受觀眾提問。我非常喜歡與觀眾互動，覺得他們豪爽又熱情。」在這裡，海倫·凱勒感到身心自在。

「我是幸福的」

海倫·凱勒不幸嗎？或許聾盲令人同情；但她覺得自己是幸福的。家人的愛，蘇利文老師的愛，朋友的愛，緊緊包圍著；她的身體雖有缺憾，但沒有選擇背離世界，而是張開雙臂擁抱各種精彩，如她所說，「我的身體雖然不自由，但心是自由的，而且我的心已經超越身體的限制，沉浸在喜悅中，獲得美好人生。」

LIULI  PLUX

 2012 蝴蝶 Butterfly

藏不住的美麗

決心 奮不顧身
奔離 舉棋不定的原地
我是不一樣的 藏不住的美麗



www.LIULIPLUX.com

LIULIGONGFANG

琉璃工房™

琉璃工房的大「護法」——張元宵律師

文／陳雅玲（前商業週刊主筆）

繼前兩期25周年特別專題，
本期LIULI月刊再度邀請前商業週刊主筆 陳雅玲小姐，
採訪一直用溫情守護著工房的張元宵律師，
充滿暖暖人情與誠意故事，
與您分享。



2001年，張元宵律師攜妻女參加由琉璃工房和上海美術館聯合主辦的《2001國際琉璃藝術大展》。左起：張毅、張元宵、張律師女兒張明明、張夫人董永明、唐斯復、王秀絹。

牡丹盛開的4月底，琉璃工房上上下下迎來盛大的25週年慶巡迴展的開始。25日晚上6點半，於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的首展歡迎晚宴準時開始。創辦人張毅以「誠意」為題致辭，楊惠嫻接著上台做補充：「誠意是一開始就有的。那必須有人『愛相隨』嘛，對不對？」

只聽到台下一片喊「對」的興奮叫好聲。楊惠嫻擁著主持人唐斯復老師笑著繼續說：「這個愛很多，不是只有我一個。有姊姊（唐斯復）的愛；有工房伙伴的愛；還有愛我們的朋友：劉主任、張律師，在我們最辛苦的時候，義無反顧的幫我們。這一路風風雨雨，波波折折，我們有好多業務，張律師每次都不收費的，我們實在很不好意思。」

天下竟有這樣的律師？關於律師愛錢的笑話「罄竹難書」，作家彼得梅爾（Peter Mayle）在《有關品味》裡也寫到親身遭遇：他曾為一杯咖啡和10分鐘閒聊付了150英鎊，他朋友居然因為打個電話邀他的律師出來吃飯，就收到帳單了。

「緣分，我相信這是緣分。對我來說，舉手之勞而已。剛好法律我們稍微有涉獵，所以能給一些建議。」工房的法律顧問張元宵律師說，「作為朋友，不是只跟他吃飯喝酒；有什麼問題，能替他們解決，才叫做朋友嘛。」

2010年，
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開幕時，
張元宵律師也特別至上海參與開幕典禮
（右為張元宵律師）。



但是，這樣的朋友不是做一年，而是16年。細細探究起來，這16年的緣份，還是工房的醫療顧問劉正義主任特意牽線促成的。「除了醫師，工房的好朋友也需要法律專家嘛！而且張律師人很好，對朋友很照顧，值得張毅、楊惠嫻認識。」

那天，劉正義設了飯局，不著痕跡地把張律師介紹給張毅，果然大家很投緣，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劉太太幸丹妮記得，席間張毅向張律師問了幾個問題。後來劉正義也告訴工房總經理王秀絹，「你們很多搞不清楚的問題，不要傻傻的自己判斷，最好去問張律師。」

「我覺得他們三個人的好，是互相欣賞，彼此分工。」對此幸丹妮形容得很妙：「張律師就管他們身邊的拉雜事，劉正義就管他們的身體，張毅就管他們的心靈，教他們欣賞美的東西。」

「也許有人說我以前層次很低，可是現在受了琉璃工房的熏陶，我也能看出工藝品跟藝術品的差別了，」一提到琉璃工房，嚴肅的張律師就變得笑意盈盈，大開自己玩笑。

「東方不敗」化身工房「多啦A夢」

老實說，三個好友的分工，是有點「勞逸不均」的。當年在台灣，工房所有合約都請張律師審。後來到內地，雖然請了本地的法務，但只要涉台或是涉外的案子，仍然拜託張律師處理。

「幾乎任何疑難雜症，我們都請張律師幫忙。」曾任張毅秘書的李婉瑜笑著說：「我覺得他很像永遠能掏出各種法寶，幫你解決事情的『小叮噠』。」

婉瑜說，工房曾爭取在淡水成立博物館，那時淡水新市鎮被炒得很厲害，建商在報上刊登大篇幅廣告，其中一個訴求是：琉璃工房博物館即將進駐當地。看到廣告，工房伙伴義憤難消：「怎麼可以這樣？有損公司形象耶！怎麼辦？」報紙就直接傳真給張律師。張律師很快擬好存證信函寄出，不久對方打電話來道歉，事情便解決了。

BU協理蔡和珍也記得，有一次出國辦展覽，事前要擬一個合約。「那時候我還只是一個小小的行政，但是張律師審過合約後，傳真過來，電話裡花了一個小時跟我逐字解釋為什麼要改動這幾個字？他的想法是什麼。」

說到此，蔡和珍語帶激動：「他是一位國際級的大律師耶！我真的很感動。在他的觀念裡，沒有大小事之分，只要到他手上，都把它當作大事，盡力做到最好。這就是我一直想要達到的『專業標準』。」

被工房年輕伙伴形容為「小叮噠」的張元宵律師，不但是國際大律師，而且是台灣法律界的「東方不敗」——執業30多年，經手案件全都圓滿解決。他從法學教育嚴謹的東吳大學畢業後，前往美國攻讀法學碩士，1979年就取得美國加州的律師執照。

「老師在國際私法方面，無論是理論還是實務，都有其獨到之處。」張律師的東吳學生，後來到美國攻讀法律，曾任海洋大學法律研究所所長的尹章華教授表示。



張元宵律師事務所的茶几上，定期放著LIULI月刊。

如同台灣領導人是劉主任的病人；「老師也算是『國師級』的啦！」尹章華笑道，2008年馬英九第一次競選總統，綠營針對他曾持有綠卡緊咬不放，選前倒數第二天，藍營委請張律師一起召開記者會，以實際判例證明馬英九的綠卡已經失效。

此外，美國在台協會處長座車出了車禍，案子也是由美國的司法部委任張律師處理；在工業自動化、航空電子、通訊和電子商務等領域居全球領先地位的美國羅克韋爾公司（Rockwell），也是張律師的客戶。

心如琉璃，內外明澈

「跟在張大哥、楊姐身邊，我最常聽到執行長說，張律師是一個做任何事情都非常到位的人。不管是跟人的應對，或者處理事情上，他永遠非常到位。」李婉瑜說。

「張律師好細膩，他請你吃飯，一定提前到達，把空調的溫度調好、菜點好，甚至飯後還送你禮物。」王秀絹有次提早抵達餐廳，才發現張律師的「到位」，是做到這個程度。從此她也要求自己這麼對待工房的客人和朋友。

待人處世如此細膩到位的張律師，卻為琉璃工房做過一件看似「不近人情」的事。

張元宵律師事務所的茶几上，擺著滿滿一排LIULI月刊和工房DM。客戶猜想他喜歡琉璃，就找機會送了一件給他，沒想到卻被退貨。「那件還滿大的，包裝也很不錯，但是我一一看：琉園！我就很直接很明白很清楚的告訴他：琉園的東西我不會收。你拿去退，拿去換，都可以。」

客人非常驚訝，張元宵解釋：「我跟琉璃工房的這些關係、交情，這禮物我是不能收的。他們是我很佩服、很尊敬的人，哪怕他們年齡比我還要小很多。琉園的東西放在這裡，我做人不能這樣做。」

工房很多伙伴對張律師的感動，在於他永遠那麼坦蕩，不偏不倚。三年前工房和奧圖瑪合併，他提醒雙方注意自己合法的權益與義務。

「我認為做什麼事情都要攤在檯面上，大家接受，就算不滿意也沒有怨才好。」張律師說，「藝術我不懂，但是他們敬業的精神，拼命的精神，跟一般年輕人完全不一樣。所以牽涉到法律，我們認為怎麼樣對公司的長遠是好的，就要提出建議。」正是因為內外明澈，張律師辦案子，後來對手都很尊敬他，甚至變成朋友。

多年前，美國Rockwell公司主管專程來找張律師，委託他處理台灣多家公司的侵權案。一家上市公司董事長帶了秘書來找他談，告辭前坦白說：「張律師，今天我的律師不敢來，要我自己來。我本來還以為你是三頭六臂，難搞得很呢。」



2011年年底，楊惠珊帶著工房伙伴們在佛陀紀念館內日夜趕工重塑大千觀音，人人都必須帶著N95口罩才能繼續進行作業。

楊惠珊的頭上都是白灰，眼裡佈滿血絲，張毅還在輕微發燒。楊惠珊見到他們，馬上拿出N95口罩給他們戴上。

「那個工作環境真是差！」張元宵嘆著氣說，以前到琉璃工房參觀，看他們燒製，知道會很熱，但空氣也沒那麼差。「現場一看，簡直沒辦法活啊。」

「那天張律師有點動怒了。」張毅訕訕地說。

幸丹妮回憶，當時塵霧迷漫，張律師叫張毅出來講話。「張毅，你們怎麼可以在這種環境下做事？」「有什麼辦法，我要趕工啊。」「不可以這樣子，你們至少要用個空氣濾清器。」幸丹妮說：「張律師嘴巴一直碎碎唸，很生氣。我覺得他是把他們當家人了。」

「他們重然諾，說要做，就一定給你做好，沒日沒夜的完成。但有的時候，我也不完全同意。我非常希望他們從現在開始，就不要做那麼多。」停了一下，張律師半開玩笑，半責備地說：「我若是保險公司，都不保他們。」

當天晚上，他們搭高鐵北上，10點40分抵達台北。「我回到家都11點多了，張律師還要進辦公室處理公事。」幸丹妮說，那天他一定忙死了。「我尊敬的人，我才會去；我認為這是值得我做的事情，我才會去。」張律師聲明，「到了我這個年紀，已不需要please（取悅）任何人了。」



佛陀紀念館觀音殿內，漫天飛揚的粉塵，工作環境之惡劣，讓好脾氣的張元宵律師也動怒了。



張律師的大女兒的出生禮，珍藏了30多年的禮物，雖然那根金線已經鬆了，但是潔白的小瓷鞋上，花朵依舊鮮美。

冬去春來，今年牡丹盛開的四月底，張律師和劉主任又一起從台灣飛到上海，為工房的25歲生日慶生。

26日早上，田子坊的上海琉璃博物館冠蓋雲集，張律師和劉主任以「至親好友」的身分被唱名請上台，一起見證工房歷史的一刻。活動結束，大家在博物館的小三堂餐廳簡單用完午餐，張律師就起身向身旁熟識的伙伴一一握手告辭，笑稱「要回去為生活奔波了」。

望著張律師趕飛機離去的背影，我想起他說過的「一點浮雲過太虛，但願無事常相見」那句話，不正是工房說的「彩雲易散琉璃脆」？作為一位要務纏身的大律師，這次專程來上海參加工房的25周年慶，不也正是他的親身詮釋嗎？



張律師在辦公室裡接受筆者採訪，桌上是馬英九親筆簽名的公仔。

可以替上帝打官司的律師

很多人眼中的張元宵律師，非常符合大律師的形象：西裝筆挺，灰髮整齊，頭腦冷靜，條理分明。不管言詞或情緒，不會有任何的失誤。第一次採訪，他見了我們，也笑著說，「今天本來想是不是先看看琉璃工房的資料啊？後來我想想，也不必看了，有什麼就講什麼。」但是他仍不忘強調：「我講的，就是我自己的認識，我所感覺到的。至於與事實不相符？我不瞭解。」

但是側訪過許多人後，就會發現他跟一般的律師完全不同。尹章華教授分析張律師的「缺點」：「老師這個人很熱心。有些案子政治敏感度太高，接了可能得不償失，但是他通常不管利弊得失；第二，他常常不收錢。」張律師的辦公室，有一個東吳大學頒發的「資深服務教師獎」獎座。「老師教書很認真，現在很少教授堅持上英文課本。他也願意幫助學生，有人畢業學分沒修完，美國已經給了入學許可，他就讓學生暑假

來辦公室暑修。」尹章華說：「其實以老師的鐘點費去教書，就是犧牲奉獻。一小時最少差10倍以上。所以他教得越多，犧牲越大。他已經犧牲了30年哦。」

張律師的另一位學生賴見強律師說：「一般律師都喜歡打官司，因為每一審都可以收錢。但老師說，我們要做解決問題的律師，不是製造問題的律師。所以他常常在處理過程，就把案子結掉了。」他笑稱：「我們生物念得不好，不懂得細胞分裂——不懂得把一個案子變成兩個案子。」

「他還有一個缺點：把太多時間花在朋友身上，業務擴展的規模難免受影響。」尹教授說：「不過你要做一個快樂的律師，這就是你的人生態度：pay for justice 還是 pay to win the case （贏得正義還是贏得官司）？」

張律師剛巧進來，聽到學生對他的評論，淡淡笑道：「人生就是這麼回事，回首來時路，對得起自己，對得起別人。牆上呂光老師給我寫的字，根本不是談法律的問題：做事情到最後，就是要合乎人情。講到底，就是你晚上睡得著覺。」

「張律師人很厚道、正直，很少有律師這個樣子。」幸丹妮快人快語：「律師很少上天堂，所以上帝要打官司都找不到人。我覺得張律師以後一定會上天堂，他可以幫上帝打官司。」

未知死，已知生。張律師更讓人羨慕的，是他的幸福家庭：夫妻互敬互愛，三個子女事業有成，非常孝順。大女兒出嫁後每天回家看爸爸；美國的二女兒每個月和先生從西雅圖飛到洛杉磯去看94歲的奶奶，還帶她去水族館玩。「她把照片傳給我看，我回信謝謝他們，說我非常以他們為榮。這次是白紙黑字，我很少白紙黑字的哦。」張律師哈哈大笑。

《易經》說：「積善之家，必有多慶」。從張律師來看，真是神準啊！

琉璃，是一種情感

張律師的家，在台北市仁愛路國父紀念館正對面。室內設計十分樸素，唯一華麗的部份，就是餐廳和廚房之間的一扇琉璃門：用18片穀粒紋的琉璃磚鑲嵌在門扇中間，華光流彩映照著每一頓溫馨的晚餐。

「我手上不戴戒指，連手錶都沒有。」張律師說：「慈禧太后榮華富貴一生，也帶不走一顆珍珠；美的東西，到博物館去看就好了。」他和太太不買金銀珠寶，卻買琉璃生肖，送給他們最愛的家人。

「我女兒屬猴，我就會替她買猴子。現在呢，我有外孫女，今年馬上會有一個外孫，我想送給他們一份特別的東西。所以兔子、龍啊，我請他們客製了一下，當作他們第一份出生的禮物。」

出生禮來自30多年前一份情感的傳承。張律師的大女兒貝貝出生在達拉斯，當時張太太難產，凌晨4：02剖腹，host family 夫婦不但全程陪伴，小孩出生後還送了一個禮物：一隻白瓷小鞋，綁著金線鞋帶，上面有他們親手畫的花，還寫上小孩出生的時間、磅數。

在張律師家的玻璃餐櫃裡，我們果然看到這個珍藏了30多年的禮物，雖然那根金線已經鬆了，但是潔白的小瓷鞋上，花朵依舊鮮美。



張律師的家室內設計十分樸素，唯一華麗的部份，就是餐廳和廚房之間的一扇琉璃門：用18片穀粒紋的琉璃磚鑲嵌在門扇中間，華光流彩映照著每一頓溫馨的晚餐。